北大秦簡《禹九策》研讀札記

（首發）

曾慶彬

湖南大學文學院

一、有女去丌夫，戴縈纑

簡101背有句云：

有女去丌夫，戴縈纑，乃辱坭（泥）涂（塗）。

“縈纑”亦見於《教女》簡56：

良子有曰：女子獨居，淫與猒（厭）巫。曰：我有巫吏（事），人盜縈纑。

《禹九策》整理者[[1]](#footnote-1)：“戴”指頭戴，“縈纑”見北大秦簡《教女》，似是女頭飾。子居[[2]](#footnote-2)認為“縈纑”是西南少數民族的頭帕，王寧[[3]](#footnote-3)認為是纏頭束髮的麻繩或者帶子。《教女》整理者[[4]](#footnote-4)同樣認為是“女子頭飾”，並指出“盜”似讀為“繞”。蕭旭[[5]](#footnote-5)認為“縈”讀為罃、罌，“纑”讀為𧆣（𧇄、𤴅、罏）、盧，“縈纑”指長頸瓶，生活用具。《教女》“人盜縈纑”意為女子據巫事知有人盜其罃盧也，《禹九策》相關語句意為頭頂著罃盧而離開其夫。

按，蕭旭之說與前幾說差異在於“戴”的釋讀上，認為“戴”是“頭頂著”之義，即訓為“負”一類的意思，這是正確的。這應該是“戴”的本義。甲骨文有類字形，周忠兵[[6]](#footnote-6)認為該字象人頭頂頂著一個甾，是戴的表意字，季旭昇[[7]](#footnote-7)認為“甾”是盛物的竹器。拋開對“甾”的分歧不論，“戴”本義為類似於“負”是沒有問題的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“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”朱熹集注：“戴，任在首也。”《玉篇·異部》：“戴，在首也。”《說文解字注·異部》：“戴，與載通用。言其上曰戴，言其下曰載也。”《莊子·讓王》：“以舜之德未至也，於是夫負妻戴，攜子以入於海，終身不反。”成玄英疏：“古人荷物多用頭戴，如今高麗，猶有此風。”《列女傳·楚老萊妻》：“王去，其妻戴畚莱挟薪樵而来”。這些都能證明蕭旭對“戴”的訓釋沒有錯。若“戴”在簡文中用為本義，“縈纑”並非必為頭飾，故《教女》“人盜縈纑”之“盜”也不能讀為“繞”，應如字讀。但將“縈纑”讀為“罃盧”仍可商議。“罃盧”既然為生活用品，價值並不會特別高，賊人盜取此物恐不大可能；既然為“長頸瓶”，選擇“戴”這樣的方式攜帶恐易摔碎。

“縈纑”當是紡織材料或者說職布的半成品。縈，《說文》：“收韏也。从糸，熒省聲。”段注作“收卷”且“收卷長繩，重曡如環”，上古漢語多名動相因，故“縈”可由收卷長繩為環狀這一動作表示“折疊好的環壯長繩”這一名詞。纑，《說文》：“布縷也，从糸盧聲。”段注：“言布縷者、以别乎絲縷也”，故知“纑”為“麻線”。“縈纑”則是用來紡織的線繩材料。“有女去丌夫，戴縈纑”意為“有女子離開了丈夫，頭頂頂著紡織用的線繩”。

這與傳世文獻相關語句可同觀。《列女傳·楚接輿妻》：“夫负釜甑，妻戴紝器，变名易姓而远徙，莫知所之。”《韓詩外傳·卷二》作“乃夫负釜甑，妻戴经器，变易姓字，莫知其所之。”“紝”“經”還有作“織”者，屈守元《韓詩外传箋疏》[[8]](#footnote-8)讚同趙懷玉校勘本，認為本作“紝”，與“經”易混，不知者又改作“織”。屈說甚是。清華簡《說命下》02簡[[9]](#footnote-9)“經”作，右下即从“壬”，类似写法不少。又曾侯乙简064简[[10]](#footnote-10)“经”作“”，右部仅有三横，亦易与“紝”讹混。紝，《說文》：“機縷也。從糸壬聲。䋕，紝或從任。”《說文解字今釋》[[11]](#footnote-11)譯為“織布機上（布帛開頭）的沙縷”，所以“紝”也是紡織材料。“器”或可不必按《說文》訓為“皿”，而是理解成“工具”“材料”一類的意思。由此可知上引《列女傳》相關文句可理解為“丈夫背負著釜甑，妻子頭頂頂著紡織材料”。大概是布線之類較為輕便，頂在頭上也不會妨礙出行，故用“戴”的方式。

“有女去其夫”，整理者認為“夫為鳏夫”，子居補證，即認為是女子與丈夫婚姻破裂，王寧則認為是女子離開丈夫前往他所而非是“鰥夫之事”。應以整理者說為是，女子離婚而攜帶紡織材料離開，顯然是因為紡織是女子生存的依託。

《教女》中的“我有巫吏（事），人盜縈纑”似可理解成“我運用巫祝之術，（是因為）有人盜取了我的紡織材料”。從文意來看，這是“不善女子”對自己不事紡織的推脫之辭。《教女》先後多有對比之處，如言善女子“唯審與良”而不善女子“口舌不審”，前者“居處安樂，臣妾莫亡”“有妻如此，可與久長”，而後者“臣去亡，妾去之逋”“有妻如此，蚤（早）死爲（匄）”。劉釗、劉建民[[12]](#footnote-12)認為《教女》簡56“淫與猒（厭）巫”是說獨居的女子過度親近“巫祝之術”，簡48“疾績從吏（事），不論晦明”中“績”指織績之事，“不論晦明”是指“夜績”。甚確，簡48兩句是說明善女子勤勉從事紡織。對比而言，不善女子在受到“良子”對其“淫與猒（厭）巫”的指責後，其解釋原因為“人盜縈纑”，同時為不事紡織與親近巫術兩件事找理由，体现“不善女子”的怠惰。

綜之，“縈纑”應如字讀，理解為紡織的環狀長繩與麻線，是用於紡織的材料，這兩處“縈纑”都說明了紡織在古代生活的重要性，如此相關文例已能讀通。

二、“左目良”與“人炊”

簡99背有句云：

一占曰：左目良。

簡98背有句云：

良人毋吾庸嬰敬人炊及女子神崇，凶。

整理者將兩字都釋為“肉”，簡99背句是因為“左目”與“肉”都是陰象；簡98背句斷句為“良人毋（母），吾庸嬰。敬人炊及女子神，崇凶”，前一句意為“好母親可以為我生小孩”，“肉人炊”指《汉书·郊祀志上》的“族人炊”，肉、族音近，指主炊爨的女神，《文子·微明》中有“肉人”一詞。子居認為這兩處“肉”都應改釋為“月”，簡99背“月良”讀作“月朗”，與前文簡102背“右目日光”相對；並認為簡98背應斷句為“良人母，吾用嬰敬。月、人炊及女子神，祟，凶”，“嬰”訓加，“嬰敬”為“加敬”，“人炊”也見於孔家坡漢簡《日書》，炊之神为炊母，是老妇之祭，因此与“月”、“女子神”并称。王寧大體上讚成子居說法，不過認為應斷句作“良人毋（無）吾，庸嬰敬”，“庸”訓豈，句意為“丈夫輕視我，我怎麼能尊重他”。

按，由《禹九策》開頭部分可知第二策為凶，整理者與子居對簡98背前半部分的釋讀都難以會凶意，故應從王寧說，理解為夫妻猜忌不和。對於“人炊”，《文子·微明》中的“肉人”既然是對人“上中下”的分類，與《漢書》“族人炊”似乎並無關聯，兩者聯合稍嫌牽強，故應從子句說改釋作“月”，與“人炊”“女子神”並列，是禍祟。但是“左目良”之“”應從整理者說，仍釋為“肉”。

“肉”“月”雖多有訛混，但從這兩隻簡的字形來看，書寫者是將兩字區分的。“肉”“月”在楚簡中往往是不混淆的，如清華簡《筮法》簡39“月”作，清華簡《趙簡子》簡09，清華簡《邦家之政》簡6從“肉”之“腸”字作，清華簡《成人》簡09從“月”之“朔”作，類似例子甚夥，不備舉。《汗簡》中“肉”字作，“炙”作，也能反映出“肉”的構形是在上方多一突出。但《禹九策》作為秦簡，能否與楚簡類比呢？當然可以。翁明鵬[[13]](#footnote-13)認為《禹九策》簡39以“浴”表{谷}、簡43以“蜀”表{獨}都是楚系簡帛的用字現象，可知《禹九策》的寫成或傳抄或許與楚系簡帛有關係。故沒有問題可以釋作“肉”。

子居、王寧將改釋作“月”，或許是因為“左目肉良”在訓詁上很難得到解釋。整理者將簡102中的類似的“右目日光”譯為“右眼明亮，有如日光”，而在此處卻只說“肉”為陰象而不做解释，也正體現了這種困難。《爾雅·釋器》：“肉倍好謂之璧，好倍肉謂之瑗。”《漢書·食貨志下》：“卒鑄大錢，文曰寶貨，肉好皆有周郭。”顏師古注引韋昭曰：“肉，錢形也；好，孔也。”可知“肉”可指環形物體。眼睛中的環形物體指的是虹膜，虹膜包裹著圓形的瞳孔，故為圓環狀。“左目肉良”是說左眼虹膜長得好，“左目”與“肉良”是話題與說明的關係，與簡102中的“右目”與“日光”同。竊疑此處“肉”並非僅僅指環狀物體，或許還有玉環之意，用玉環比喻人的虹膜。類似的將眼睛比作玉的寫法，還見於馬王堆帛書《相馬經》。《相馬經》21行“逢（縫）者無箴，在玉中匿，有虫処宮，獨挾亓（其）色”，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[[14]](#footnote-14)注：“此段話意為縫紉者丟失了針，針在玉中隱藏。蟲子居於宮中，持有獨特的顏色。文中“玉”疑指馬之眼球，“宮”疑之馬之眼珠，“箴”和“色”指馬眼球中的筋及馬眼球中的紋理和顏色。”《馬成》之說甚是，但馬的瞳孔呈扁的橫放的橢圓形[[15]](#footnote-15)，“箴”似可指馬的瞳孔，“玉”即指包裹著瞳孔虹膜。玉有棕色玉，與虹膜顏色亦近。

綜之，“左目良”應釋為“左目肉良”，“肉”指眼中的環形狀物體，即虹膜。

三、女之，墬之平，水之清。

簡99背、簡98背有句云：

女之，墬之平，水之清。

整理者隸定作“”，認為相当濿，读烈，“厲”与“烈”，古书经常通假。王寧認為此字本從宀清聲，即“寈”之或體，用為“靜”，與“平”“靜”同押耕部韻。

按，應以整理者說為是。“平”“清”與下句“嬰”押韻，“”可不入韻。除古書的例證外，還可為整理者說添一例楚簡之證。上博簡五《競建內之》簡6：公曰：“甚在（哉）。（吾）不澫，二厽（三）子不諦（謫）㣽（怒）寡人，至於使日食。”何義軍[[16]](#footnote-16)認為“澫”讀為“烈”，訓為“美”或“明”，可以參看。

四、播播黃鳥，乃過我

簡91背、90背有文云：

一占曰：播播（翻翻）黄鳥，乃過我。一腸（傷）欲行，一腸（傷）欲處。

整理者將隸作，認為即“郭”字。

按，從字形上看，應為“厚”字。，或隸定作，確為“墉”“郭”之初文，且其有訛體作。李守奎[[17]](#footnote-17)認為楚文字的“厚”是从石（或从石省）从（或从）的會意兼形聲字，謝明文[[18]](#footnote-18)指出王臣簋中从之（墉）之（厚）應是變體，即是把“”換作了與之形近的聲符“（墉）”，鄔可晶[[19]](#footnote-19)指出上博簡《緇衣》02簡之（厚），其所從的是之訛。由此可見“”與“”的瓜葛牽連，即厚所從之“”易與“郭”“墉”初文訛混。但“厚”仍然能被識出，是因為除“”外，還有“厂”形。簡文的很明顯就是由“厂”與“”兩部分組成，林沄[[20]](#footnote-20)認為甲骨文“厚”就該分析作從廠從或從廠從特殊欠形，會陳酒醇厚之意。“”小篆作，“”作，此處簡文之明顯與為一字，“”與“”最明顯的區別在於“”上部有“入”形筆畫，整理者大概是將所从的、筆勢往右下傾斜之“厂”與之相混淆了。故確應為“厚”而非“郭”。

“厚”可通“後”。《釋名·釋言語》：“厚，後也。有終後也。”《易·益》：“象曰，无咎，下不厚事也。”王弼注：“時可以大作，而下不可以厚事。”俞樾《群經平議》[[21]](#footnote-21)：《説文》“厚，古文作垕”，故“厚”字即與“后”通。《禮記·檀弓篇》“后木”，《正義》曰：“《世本》云“厚”，此云“后”，其字異耳。”是“厚”與“后”古字通用之證。后訓後，厚亦訓後。《釋名·釋親屬篇》曰：“后，後也。”《釋言語》曰：“厚，後也。”《莊子·列禦寇篇》注“静而怯，乃厚其身耳”，《釋文》曰：“元嘉本厚作後。”然則“下不厚事”猶云下不後事，蓋下不可徒受上之益，雖當“損上益下”之時，必“利用爲大作，乃元吉，无咎”。此即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之義。由此可知，“厚”“後”可通。“播播（翻翻）黄鳥，乃過我厚（後）”意為“黃鳥飛過我的身後”。

整理者將“腸”讀為“傷”，未做說解，於文意似有不通。“腸”或可讀“尚”，義為“庶幾”，是表示希望語氣的副詞，與“欲”同義連文。“腸”“尚”皆為陽部舌音，音近可通。

改釋之後，前後仍可押韻，厚（後）屬侯部，下文的“處”屬幽部，旁轉關係；“哭”屬屋部，與“厚（隅）”為陰入對轉。

綜上，應為“厚”，通“後”，意為“我後”指“我的身後”。

五、王本毋䓘

簡71背、簡70背有文云：

一占曰：王本毋（無）䓘，有人將來，遺我壺酉（酒）71背，莫不匽（燕）喜。

對於“王本毋䓘”，整理者將“毋䓘”讀為“無咎”，子居將“王”讀為“匡”，“匡本”即“正本”。二說均無法與後文文意相連貫。整理者大概認為“王”如字讀，那麼“王本毋䓘”意為國王沒有災禍，這與下文有人贈酒之喜難以貫通；按子居之說，“王本毋䓘”意為匡正根本就沒有災禍，與後半句亦不通，且全文沒有說理議論性質的語句，皆為記敘描寫性的語句，此處突然將“匡正根本”過於突兀。

按，“王”應通“汪”，意為“低窪積水的田地”。簡80背有句云“穿井得池”，整理者释为“玉”，子居认为是“王”并讀作“汪”，對比此處“王本毋䓘”之“王”作，前者三橫間距相同而後者上中兩橫間距小於中下兩橫，故應當釋為“玉”而為“王”。子居證明簡80“王”為“汪”訓為“池”時，引《左传·桓公十五年》“祭仲杀雍纠，尸诸周氏之汪”之句與服虔注“停水曰汪，楚谓之汪，闽谓之洋”為證，並引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汪，深广也。从水㞷声。一曰汪，池也”為證。這為釋讀此處“王本毋䓘”提供了一個思路。可按照子居對簡80的理解，“汪”即“池”，指蓄水之池，這則與簡“王本毋䓘”之“王（汪）”則不同。

西漢焦延壽《焦氏易林·損之》：“大有：遂憂除殃，污泥生梁，下田為汪。”尚秉和《焦氏易林注》：“爲水，爲下，故曰爲汪。汪，瀦水也。”《十月之交》：“徹我牆屋，田卒汙萊”，毛傳：“下則汙，高則萊”，鄭箋：“乃反徹毀我牆屋，令我不得趨農，田卒爲汙萊乎？”，孔疏：“汙者，池停水之名，故《禮記》曰“汙其宫而瀦焉”，是也。萊者，草穢之名，《楚茨》云“田萊多荒”，是也。下田可以種稻，無稻則爲池，高田可以種禾，無禾則生草，故下則汙高則萊。”可知“下田”無稻則為池，而《焦氏易林》“下田為汪”，又《說文》“一曰汪，池也”，可知“汪”“池”均可表示地勢低下、易於積水的田地。

“䓘”應指“白䓘”，是一種植物。《廣雅·釋草》：“䔌蘇，白䓘也。”《山海經·南山經》：“侖者之山有木焉，其狀如榖而赤理，其汁如漆，其味如飴，食者不飢，可以釋勞，其名曰白䓘。”郭注云：“或作皋蘇。皋蘇，一名白䓘，見《廣雅》。”“白䓘”可充飢，又可緩解憂勞，這與後文所提及的酒具有同樣功效。匽，蕭旭引某氏之說，認為應訓為“安”，“宴/燕”是安、樂的意思，應可信。

此處簡文大意為：低窪田地中沒長（可以解憂）的白䓘，但是有人將要送來（能解憂）的酒，沒有人不安心喜悅。

綜上，“王本毋（無）䓘”應讀為“汪本無䓘”。

六、數之勿久，有福將來。

簡65背、簡64背有句云：

有鬼不食，欲而（爾）恒祠。唯（雖）不齊（齋）戒，鬼是（寔）六五背 讙（歡）之。義（犧）牲不給，雞豚當牛。數之勿久，有福將來。

對於“數之勿久”，諸家均未作釋讀。“數”當通“縮”，意為“縮酒”。縮，心紐覺部，數，心紐屋部，音近可通。清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·需部》：“數，叚借為縮。”《周禮·春官·司尊彝》“醴齊縮酌”漢鄭玄注：“故書縮為數。杜子春云：數當為縮……《郊特牲》曰：縮酌用茅，明酌也……以茅縮去滓也。”結合前後文，這裡是說祭祀的禮節，“數之勿久”是指縮酒的時間不要太長。

七、取出之，與人戰斲。

簡62背、簡61背有文云：

有人蜀（獨）行，瞑（暝）畮（晦）莫（暮）夜。捕（甫）抵求道，唯神是禺（遇）。取（趨）出之，六二背與人戰斲（鬭）。

王寧、子居將分別釋為“膏”“值”，二文皆發表於北大秦簡正式公佈之前，整理者在正式發佈的《北京大學藏秦簡櫝3》中明確將該字釋為“夢”。應以整理者釋字為是。睡虎地秦簡《日書甲》簡154反[[22]](#footnote-22)有文“人有惡瞢（夢）”，瞢作，且同簡標題用本字“夢”，下部从夕，與此處从月“”應為一字。整理者未解釋“取出夢之”。王寧將“取出”讀為“趣出”“驅出”，意為“鬼看見人，急忙跑出來”，王說可從。

“夢”或應通假為“憑”，訓為“依附”。憑，並紐蒸部；夢，明紐蒸部，並、明二紐皆屬唇音，韻同屬蒸部，音近可通。《小爾雅·廣言》：“憑，依也。”《論衡·死偽》：“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為淫厲。”“趣出憑之”意為“鬼跑出來依附在人上”，“與人戰斲（鬭）”應為指鬼魂與人的魂魄戰鬥。

簡59背“行貨取夢，乃得（窮）”應從謝明宏說[[23]](#footnote-23)，讀為“行貨驟亡”，指行商突然破產。

綜上，應為“夢”，讀作“憑”，訓為“依附”。

八、莫智（知）其故，哭及

簡59背有文云：

惡終曰：勿（物）之生殹，皆卒於終。大病將起，起必自中。莫智（知）其故，莫智（知）其故，哭及。

整理者將其隸定作，不確，右下之“口”筆畫逸出，應是書寫習慣所至，“口”中的橫畫應是“宀”右部筆畫的交叉，同簡“乃得（窮）”之“”作右下“口”中無橫畫，可證應隸作=。整理者將此合文讀作“身躬”，意為“如果不知道病因，就等著死後讓人哭吧”；子居讀作“身窮”，意為“哭泣自己生命到了盡頭”；王寧讀作“窮窮”，指傷心悲痛。

郭店簡《唐虞之道》簡2有文“={身（窮）}不”，劉釗[[24]](#footnote-24)將“”讀作“困”，“身窮不困”意為“身處窘境但不困頓”，應可信。由於與“不困”連言，故確應視為“身窮”合文。子居之說似乎更優，然而子居之說不能很好地解釋“及”字。“窮”可通“躬”，《荀子·正名》“說行則天下正，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。”俞樾：“窮，當讀為躬。白道而冥躬者，明白其道而幽隱其身也。古窮與躬通用。《論語·鄉黨篇》“鞠躬如也”，《聘禮》鄭注作“鞠窮”，是其證。”可知“身窮”即可為“身躬”。

“及”應訓為連累。《廣雅·釋詁四》：“及，連也。”《左傳·隱公六年》：“長惡不悛，從自及也。”俗語“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”“哭”表現的是心理狀態，“哭會連累身體”，意思就是悲傷的心理狀態會加重身體的病情。

綜上，應該隸定作=，是“身窮（躬）”合文，“及”訓為連累。

1.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：《北京大學藏秦簡牘 肆》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3年。下引整理者說皆出於此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子居：《北大簡〈禹九策〉試析》，中國先秦史網站，2017年8月26日。下文引其說皆出於此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王寧：《北大秦簡〈禹九策〉補箋》，復旦古文字網站，2017年9月27日。下文引其說皆出於此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《北京大學藏秦簡牘 壹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3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蕭旭：《北大秦簡牘校補》，復旦古文字網站，2024年3月15日。下文引其說皆出於此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周忠兵：《説古文字中的“戴”字及相關問題》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，2013年，第364-374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季旭昇著：《說文新證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877-878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屈守元：《韓詩外傳箋疏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12年，第96-98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叁）》，中西書局，2012年，第45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武漢大學簡帛中心，湖北省博物館編著：《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9年，圖版部分第31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湯可敬：《說文解字今釋 增訂本 4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1886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劉釗，劉建民：《〈北京大學藏秦簡牘（壹）〉注釋商兌》，《簡牘學與出土文獻研究》，2014年，第1-6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翁明鵬：《從〈禹九策〉的用字特徵説到北大秦簡牘諸篇的抄寫年代》，《文史》2020年第1期，第5-31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裘錫圭主編，湖南省博物館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著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 5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174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江弱水著：《十三行小字中央》，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95-105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何義軍：《上博竹書釋讀補正》，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22年，第41-43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李守奎：《楚簡文字四考》，《中國文字研究》，2002年，第190-196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謝明文：《試談㝬器中兩例“”字的讀法》，《青銅器與金文》，2018年，第315-322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撰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教程 中》，中西書局，2024年，第490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林沄：《説厚》，《簡帛》第5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99-107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俞樾撰著，趙一生主編：《俞樾全集 第1冊 群經平議 上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41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，湖北省博物館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等：《秦簡牘合集 1 中》，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，釋文見第435頁，圖版見第797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謝明宏：《北大秦簡讀札（九）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網，2023年11月03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劉釗:《郭店楚簡校釋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51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